



喝茶

和父母在网红街喝茶

□何一东

在我的记忆中,好些年了,还极少找个茶坊和父母一起喝茶闲聊。和父母外出,去景点走走逛逛的时候也常有,但他们都是自带茶杯,逛累了,也总是喜欢找个室外的公用椅子坐下休息。尤其是母亲,平常很节约,一听到茶楼喝茶起码要二三十元一杯,便会婉言拒绝。

今年春节期间,天气很好,阳光明媚,喝茶晒太阳的人密密麻麻。我提前和住在父母家的儿子商量好,请爷奶奶到网红街望平坊滨河路喝茶,晚上再到附近一家味道好的餐馆吃饭。既然孙子都同意了,父母也不好推辞。

正月初五下午,阳光灿烂。我提前先到滨河路经常去喝茶的“忆锦坊”占位子,放眼望去,整条街已是人头攒动,各家茶坊、酒吧等全都坐满了人。今年春节,成都吸引了大批外地游客,各个景区人员爆满,商家生意兴隆。幸好“忆锦坊”还有两三张空桌,连忙坐下。

今冬流行“围炉煮茶”,“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句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问刘十九》的酒诗,如今被茶人借鉴过来,一时间,火了起来,成为时尚。服务员问我喝“围炉”还是平常喝的茶?围炉煮茶128元一壶,两人套,若加杯,20元一只。我告诉服务员,等老爸老妈来了再定。

不久,父母、儿子到了。我问他们喝不喝“围炉煮茶”?并简要介绍了一下。母亲看了看邻桌上摆放的小泥炉及烤着的几个小红薯、土豆、玉米节、橘子、花生等,一听价格是“128”,立马摇头:“太贵了,太贵了,不喝!”父亲拿出茶杯说:“我们带有茶。”儿子笑道:“爷爷,来这喝茶,您就是喝白开水,也要收费,一茶一座。”父亲又看了一下小泥炉说:“今天又不冷,还是喝一般的茶吧。”儿子也同意。既然三人反对,我只好告诉服务员,来4杯素茶。

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和父母摆着龙门阵,心中有一种幸福的感觉。父亲今年87岁了,母亲也81岁,真正的高龄老人。我经常劝说父母:你们辛苦一辈子,现在不要太节约了,一心只想着儿女孙辈,尤其是要注意营养,多保重身体!我讲这些道理的时候,父母也很赞同,也有一些“进步”,但始终步子迈得不大。

与父亲相比,母亲尤其是近两年因身体原因,不能长时间走路,基本上都以在家忙家务为主,对外面的世界了解更少。她喝着茶,打量着四周过往的帅哥美女,不解地说:“你们看这些女娃子,有的头发染成红色、蓝色,有的在胸上、腿上绣花,哦,还绣有蝴蝶,真是稀奇古怪;有的穿好少,腿杆露那么多,不冷啊?容易受寒的。”儿子对奶奶道:“她们是年轻人,打扮潮一点很正常啊。我觉得染发、文身没什么古怪,好看。”母亲笑了笑:“我们老了,搞不懂你们年轻人的追求。”我告诉母亲,年轻人追求时尚可以理解,我年轻时不是也烫“爆炸式”、穿喇叭裤么?母亲看了看我的头发说:“你就是当时烫头发烫多了,伤了头皮,现在头发越来越少。”儿子朝我挤了挤眼:“爸,你看奶奶好会转移话题,现在又说到你身上了。”母亲开心一笑,对孙儿说:“你不要嫌我话多,我也是为你们好。”我忙点头:“对的对的,肯定是为我们好!”

这个时候,掏耳朵的师傅吆喝着走了过来,邻桌一家人4位分别掏了一次,每位40元,比平常多10元。父亲摸了摸耳朵,说他耳朵里好像有耳结,自己掏不出。儿子颇认真地告诉我:“爸,爷爷的耳朵肯定被堵住了,和他说话必须声音大,他才听得见。”我说,那今天让师傅给爷爷掏一下。母亲说40元太贵了,我说到时讲讲价吧。掏耳师傅给那一家人掏完耳朵,正准备离开,我叫住他,说:“给这位老年人掏下,他耳朵里可能有大的耳结,你慢点掏,工具注意消毒。价格就照平时的价,都是本地人,不说了。”师傅点了点头,便仔细地给父亲操作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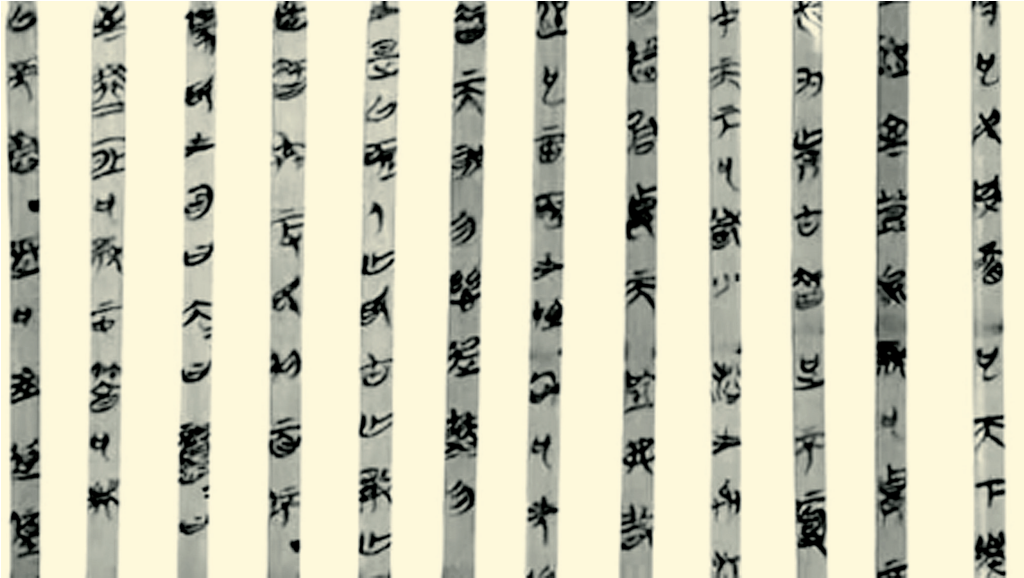
果然,父亲的右耳里有一块大的耳结,师傅望了望我:“掏不?怕出血。”我说:“爸,你看掏不?”父亲回答:“没事,不痛,掏吧。”师傅小心翼翼地掏了起来,母亲见状露出紧张的表情,我也不敢看,嘴上叮嘱师傅:“千万小心,慢点。”几分钟后,师傅将一块比较大的耳结掏了出来。父亲说:“我几十年从来没在外面掏过耳朵,难怪平常说话有时听不到。”儿子笑道:“爷爷,这下好了,你耳朵不堵通畅了。”父亲也开心地笑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傍晚,但暮色并未苍茫,来来往往的游人仍然络绎不绝。父亲感慨道:“还是放开了好!城市才有烟火气,经济才能搞活啊!”

成都得名考 (二)

□李殿元

关于“成都”得名问题,文史学者李殿元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十多篇论述“成都”如何得名的文章,从各方面阐述了“成都”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意思是“在统一全国战略中走向成功之都”。“锦水”版将分期连载,以饕读者。



睡虎地秦墓《封诊式》竹简

文献与考古对何时有“成都”的证明

接着天,形容极高)以外,其余皆是说尧舜禹三帝中的舜因为迁移了一次两次三次,逐渐形成城邑、都城,乃至国家。尧之所以把帝位让给了舜,就是在他的迁移过程中看到了人心所向。

可以肯定,这些先秦文献中的“成都”两字,均与后来作为蜀都首府的成都无关。

到了汉代,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舜年二十以孝闻。……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史记·河渠书》:“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汉代学术领袖扬雄在《蜀王本纪》中有:“蜀王据有巴蜀之地,本治广都樊乡,徙居成都。”

作为城市名称的“成都”在典籍中的出现,是入汉以后的事。不过,地下出土文物证明,早在战国后期,其实就出现了作为城市之名的“成都”了。

1985年,在四川雅安荣经县同心村船棺葬出土有“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弧形窄刃,刺身呈柳叶状,圆形弧脊,中空至尖,弓形双耳间散面铸饰一浅浮雕虎像。其一面为虎的头顶和前躯,另一面为虎头的下颚。虎首前端的散面阴刻铭文“成都”二字,刺身脊上另阴刻一“公”字。此矛因铸“成都”二字,故称“成都矛”。

2017年,在成都蒲江飞虎村船棺葬墓群出土“成都”矛,时代为战国晚期,弧形刃,柳叶形刺身,圆形弧脊,弓形双耳间散面铸有纹饰,一面为虎纹,一面为手心纹。虎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成都”二字,手心纹前端的刺身脊上阴刻“公”字。此件矛与荣经同心村船棺葬出土的“成都”矛形制相似,在成都属首次发现。

1987年,在广元青川县白水区出土吕不韦戈,时代为战国晚期的公元前238

年,现藏青川县文物管理所。援中部有凸棱,阑侧四穿,内一穿,援、胡、内有斜刃。内部两面均有铭文,共23字。正面刻铭为“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蜀守金东工守文居戈三成都”,背面铸文为“蜀东工”。铭文表明这件戈为秦国中央政府监造、成都本地“东工”制造。这是迄今发现最早有明确纪年、铭刻“成都”二字的实物资料。

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所见“成都”。《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可受代吏徒,以县次传诣成都,成都上恒书太守处,以律食。”

考古出土的战国时期与“成都”有关的实物资料,说明至少在战国晚期,已有了“成都”这个地区或城市称谓。

《史记》《华阳国志》对何时有成都记载得很清楚。《史记·张仪列传》说:秦惠王二十二年(即更元九年),“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慎王五年,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冬十月,蜀平。”秦惠王二十二年、秦惠王更元九年、周慎王五年,都是公元前316年。即是说,在战国时期的公元前316年,秦军征服了古蜀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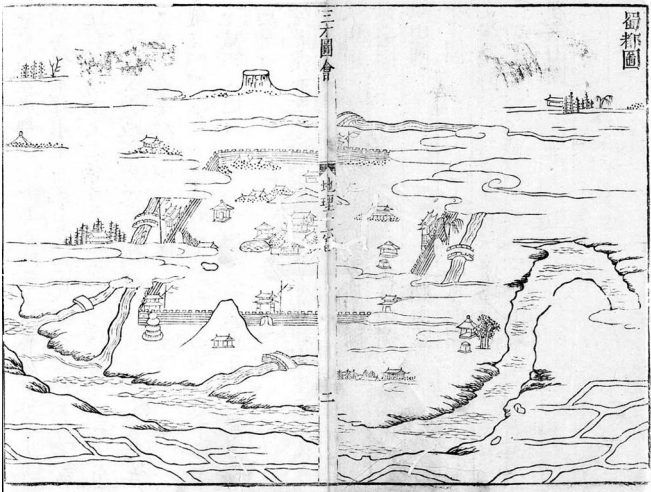
秦在征服古蜀后,将中原地区的统治方式推向了原蜀国辖区:首先废除王位制,实行封侯制,以稳定政局,收服民心,所以三封蜀侯,而蜀侯又三反;终罢蜀侯而置郡县,原蜀国辖区改称蜀郡,设郡守,大量移秦民入蜀。郡县制的设立,最终结束了各地割据状态,建立起正常的国家秩序。郡县制当然不能只有郡而无县,在蜀郡之下,第一批建立的就是成都、郫、临邛这3个县。按前引《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作为都市的成都是在公元前311年正式成立的,至今已经有2332年的历史了。

古籍中的古蜀地名均为中原文字

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等历史,究竟是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还是古蜀时期遗留下来的地名,就成了问题。

虽然《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都载有“蜀王徙治成都”之事,不论是《蜀王本纪》所说是“蜀王五世”,还是《华阳国志》所说是“蜀王九世”,应该说,都与成都建城无关。因为,《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是在古蜀王国灭亡数百百年,古蜀文化已经完全消失后由后人根据传说撰写的,但传说不一定是史实;这两本书使用的是中原文字,其中涉及的数十个地名都是秦汉时期的地名,不可能只有其中的“成都”是古蜀地名;成都的金沙遗址影响很大,但它并没有发现诸如三星堆遗址那样的城墙、街道,还不足以证明这里曾经是大都城;即使“蜀王徙治成都”之事实存在,那也不过表示蜀王曾经到过此区域而已。正因为是传说而非史实,所以才会有“蜀王五世”与“蜀王九世”之不同的说法。

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古蜀时期就有“成都”,那么,《华阳国志》中的九世开明“徙治成都”就可能用秦汉时期的地名去追记古蜀事迹。对“开明王自梦廓移,



明万历年间《三才图会》所绘蜀都图

乃徙治成都”的“成都”,应作这样的理解:九世开明王将他的统治中心区域进行迁徙,迁到了今天成都的这片区域。这种用著作者当时的语言、文字、名称,追记过往历史的表述方式是很常见的。例如,“李冰修建了都江堰”这句话在今天无疑是正常、正确的话;可是,在李冰时代却是没有“都江堰”这个称谓的。“都江堰”之名,是在《宋史·宗室(赵)不忧传》里才第一次出现。在司马迁《史记·河渠书》中,都江堰是被称作“离碓”的;在常璩的《华阳国志·蜀志》中,都江堰是被称作“湔堰”的。所以,说“李冰修建了都江堰”,是用今天大家都熟悉的名称去描述秦国时期的李冰之事啊!

之所以在战国晚期的公元前311年才有了成都,是因为“成都”的出现与得名是与秦的统一战略有关的。



Literature&Arts 锦水

12 成都日报



2023年2月21日 星期二

诗歌

走笔江城

□陶武先

泸州酒

多维数智岁华新,
一展精工品味醇。
恰似长江翻作浪,
何愁四海不盈樽。

泸州港

遥观港埠卧层岑,
南放烟波出要津。
百舸风行归海愿,
千年窖慰弄潮人。

泸州掠影

(一)

云舒楼廊远峰苍,
神秀蜀南悠韵扬。
百代熏风酷暑舳,
五湖骚客咏诗章。
集装箱列物华美,
自贸区开路径长。
欣立潮头闻数智,
忽开茅塞话沧桑。

(二)

水绕城边城伴江,
山街酒盏酒呼郎。
寻踪款乃千秋过,
夺目欣荣百业昌。
势藉码头连浩海,
策开门户面朝阳。
归宾坐爱英华聚,
信步前瞻画卷张。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